

中国四画廊亮相巴塞尔引关注

这次中国内地共有4家画廊入选巴塞尔,分别是北京现在画廊、Boers-Li画廊、上海香格纳画廊和广州维他命艺术空间。

其中 Boers-Li 画廊的参展装置作品《为了忘却的记忆》是“艺术无极限”单元参展作品参观人数最多的一件作品,并最终被欧洲艺术机构以大约40万欧元的价格购买。

◎马学东

作为全球最具领先地位的当代艺术博览会,第39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于6月4日-8日在瑞士举行。与以往不同,这次博览会的日期比往年要提早了10天左右,这主要是由于瑞士和奥地利共同承办的2008欧洲杯足球赛将会在6月7日-29日举办,因此为了错开举行的欧洲杯以及那些疯狂的足球“粉丝”,此次巴塞尔博览会被迫提前到了4日开幕。这可谓今年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日期之变”。而日期的提前使很多画商担心美国的藏家会有所减少,由此会带给他们的销售带来一定的影响。

掌门人之变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第二个变化就是“掌门人”的变化,在去年第38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之后,从2000年开始“掌管”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并成功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带上一个新高度的原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艺术总监塞姆·凯勒(Sam Keller)宣布离职,他曾一手缔造了迈阿密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成功举办,而他目前的身份是拜耶勒基金会(Foundation Beyeler)的负责人。

塞姆的继任者有三位,分别是记者出身的马克·斯比克勒(Mark Spiegler)和作为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展示和营销总监的安妮特·斯考勒泽尔(Annette Schönholzer)以及杂志编辑出身的索菲·洛宾奴斯(Sophie Rabinowitz)。但在今年的4月,本届博览会艺术总监之一的索菲·洛宾奴斯又突然宣布离职,这无疑对整个博览会的组织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另外,5月份担任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媒体总监职务的彼得·魏茨(Peter Vetsch)也宣布将会于今年12月离职,他在离职之后会加入到2009柏林艺术博览会的团队担任职务。

本届巴塞尔博览会遭遇接连“人事之变”,但是从此次博览会的组织来看,人事变动并未对此次博览会造成消极影响。全球最为知名的



为了忘却的记忆

300家画廊依然如期在巴塞尔亮相,而且作品销售的情况依然是“购销两旺”。

美国藏家减少但未影响销售

从VIP酒会的名单上可以看出,欧美一些重量级的美术馆的策展人、馆长以及欧美的藏家都来到了巴塞尔。

最令人惊喜的出场是居住在伦敦的俄国富豪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的出现,他上个月在纽约佳士得和苏富比分别以3364.1万美元和8628.1万美元购买了弗洛伊德的《沉睡的救济金管理员》以及培根的《三联画》,这两项成交数字均创下了这两位艺术家各自的成交纪录。所以他出现在巴塞尔使很多画商都笑逐颜开,他可能没准又能在哪家画廊挥动他的金钱“大棒”。另外还有好莱坞著名的男演员布拉德·皮特以及彼得·威尔逊也现身巴塞尔。可见,虽然美国部分藏家未能来到巴塞尔,但是全球其它的藏家和大的艺术机构依然准时赴约今年的巴塞尔。

当然受制于全球金融市场持续的动荡,美元的贬值,油价的屡创新高。这些因素使得本次博览会的藏家和卖家都比较谨慎,藏家更倾向于市场那些“蓝筹股”,即明星级别的艺术家的作品。而画商和画廊也都心照不宣地带来的都是已经在成名已久的艺术家的作品,以此来激起藏家的购买欲。销售结果也证明这些市场中的“蓝筹股”依然受欢迎。例如高古轩画廊带来的理查德·普林斯1999年的作品《无题》就以200万美元成交,在范德·韦德(Van de

Weghe)画廊,一件马克·罗斯科1968年创作的《无题》作品以550万美元卖给一位欧洲私人藏家,他同时还以75万美元售出了一件里希滕斯坦的雕塑,以290万美元售出了一件巴奈斯特的作品。他对今年的销售情况感到满意,去年他只售出了150美元的作品,目前已经卖出了500-600万美元。他说:“我并没有看到市场在走下坡路。”

虽然美国藏家有所缺席,但是美国的一些艺术机构却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例如在齐姆和赖特(Cheim&Read)画廊的负责人就说:“虽然人人都在说美国藏家来得少了,但是我们前两个销售出去的作品却都是重要的美国博物馆的人购买的。”他们以120万美元的相同价格售出了两件女艺术家路易斯·布赫古斯(Louise Bourgeois)的雕塑

作品。

俄国石油大亨在4号那天在克儒戈·斯坦德(Krugier Stand)画廊以1400万美元买下了他在预展当天就看中的贾克梅蒂的雕塑《威尼斯的女人I》,另外在“艺术无极限”展出单元里由博卢姆和波(Blum&Poe)画廊带来的日本艺术家村上隆8吨重的雕塑作品《椭圆形的佛陀》以800万美元售给了在纽约和巴黎活跃的艺术经纪人三人组即戈兰德(Giraud)、毕萨罗(Pissaro)和斯格尔特(Segalot)。

中国画廊受关注 亮相最重要

这次中国内地共有4家画廊入选巴塞尔,分别是北京现在画廊、Boers-Li画廊、上海香格纳画廊和

广州维他命艺术空间。

其中 Boers-Li 画廊参加“艺术无极限”单元,带来的是艺术家邱黯雄参展装置作品《为了忘却的记忆》,这件装置作品由一节老式的火车车厢组成,车厢外的24个投影仪将历史图像投射到了一扇扇车窗上,整套装置同时辅以实验性音频作品,影像与声音带领观众直面并不轻松的历史。现场不少参观者在装置作品前耐心地排队等候,以品味经过剪辑的东方神秘的历史与文化。这件作品也是“艺术无极限”单元参展作品参观人数最多的一件作品,并最终被欧洲艺术机构以大约40万欧元的价格购买,但是运送这45吨重的火车车厢抵达巴塞尔的费用达到了40万美元。

另外 Boers-Li 画廊还参加了“艺术首演”单元,展出的是年轻艺术家仇晓飞的《弃物之塔》和宋琨的《昔伽》。两件作品表现了作者在面对城市迅速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心理反应,略带伤感回忆与困惑,但没有售出的消息传出。

其它中国画廊在巴塞尔画廊的销售信息目前还不能完全知晓,不过,比如上海的香格纳画廊,他们已经连续参加了8届巴塞尔,是第一个从中国走入巴塞尔的“主要画廊”部分的画廊,他们一直也有着稳定的客户群,销售并不是他们担心的。而本土化色彩最浓的北京现在画廊则是首次入选巴塞尔的“主要画廊”单元,他们这次的第一目标是首先巴塞尔先站稳脚跟,继而借着巴塞尔的平台结识更多新藏家;广州维他命空间同样如此。

Boers-Li 画廊的负责人皮力透露,今年国内这4家画廊只要自身在参展中不出意外,不出差错,那么以后参加巴塞尔的资格就不会被轻易取消。因此,此次国内新入选的这3家画廊“亮相”的好坏是这次参展的重中之重,“相”亮得漂亮,真正的销售作品的日子肯定在后头。

私人博物馆或将改变艺术生态

◎丁书哲

正在瑞士巴塞尔如火如荼举行的艺术博览会,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在市场上掷金千金的买家们,其购买的艺术品越来越多地用于私人博物馆的建设中。

一方面,国际艺术市场私人藏家们开始热衷于建造私人博物馆。这些实力雄厚的大藏家,拥有了大量的私人藏品之后希望通过建立博物馆,建立自己的收藏体系,扩大自己对艺术市场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这些买家之中难免有浑水摸鱼者,打着建造私人博物馆的名义在博览会上以较低价格购买艺术品,再在艺术市场上抛售出去而获得利益。私人博物馆买家的大量涌现,似乎正在改变着艺术市场的潜规则。

据《The Art Newspaper》报道,此次巴塞尔博览会,许多画商都遇到了这样的客户。他们告诉画商,他们购买作品的目的是为了建造私人博物馆。画商们谈到,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主意,一些藏家早就有这样的打算。然而,重要的是这似乎已成为一个公共的趋势,这已经成为一个大众话题。两个月以前,电影导演克劳德·贝瑞(Claud Berri)便对外宣布,他将在巴黎建造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展示自己的当代艺术藏品。这个月,波兰广告大

亨克里斯蒂·博洛斯(Christian Boros)在柏林修建的私人博物馆已经开幕。这种潮流,正在影响着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销售状况。

许多画商对此十分谨慎。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自己代理的艺术家的作品能够进入博物馆系统收藏,这是对其代理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学术肯定,对于画商声誉有很大好处。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打着幌子投机的人心存忌惮。在今年早些时候,苏富比举行的施丹莱中国当代艺术拍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打着捐赠博物馆的旗帜,画商低价购买了一批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两个博物馆对作品展览之后却马上通过拍卖在在市场上抛售,这样的做法严重的伤害了艺术家的感情,破坏了游戏规则,遭到艺术界的批评。因此,一些画商在巴塞尔博览会上就表示,对于那些新的没听说过的客人,将在销售名单中划去他们的名字。

长久以来,藏家和博物馆以及艺术市场的关系一直是艺术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家在艺术市场上购得艺术品,经过时间的沉淀再把藏品捐赠给博物馆,这种游戏规则保证了艺术品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空间,从商业市场走向学术系统的延续性,艺术品也最终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在博物馆中成为朝圣的对象。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后现代社会结

构的出现,博物馆的权威性和话语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质疑。这是一个颠覆和重构的时代,对于许多资本大亨和国际藏家来说,建造自己的博物馆,构建自己的艺术品体系已经不是一个难事,国立博物馆和公共博物馆的地位正在受到挑战。

在这样的潮流之中,还有许多藏家依然选择捐赠艺术品予公共博物馆的老式策略。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最便捷的保管自己的收藏品的办法。然而,这样的做法对于许多藏家已经失去吸引力。他们希望建构自己的收藏体系,说到底是在社会中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并影响社会。也许,我们将迎来一个博物馆私人化时代的到来。



巴塞尔外景



村上隆 椭圆形佛陀